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八十一回 清淨庵天彪逢雙女 養性堂梁氏見乾兒

且說東方亮聽張大連說兩個是校尉，就有些著急，忽見從牆上躡下一個人來，往前飛跑，身臨切近一看，卻是天彪。東方亮問：「你從何處而來？」小爺說：「我跟著爺爺往這裡來，被我兩個姑姑把我叫住，問我什麼事情？我說什麼樓拿住什麼人了，我姑姑打發我來看看，拿住是什麼人？問說有老西沒有？」東方亮說：「沒有老西。」小爺問：「是什麼人？」東方亮說：「你小孩子家，不要管這些事情。」又問張大連，小韓信就把在京都聽見人家講論誰封什麼官，自己記住了一半，內中就有這兩個人是校尉的話，學說了一遍。天彪站在旁邊，聽那張大連說話，知道死的足兩個校尉，心中一慘，一轉身就暗暗走了。天彪跳出牆來，就信步遊行，又帶著明月東升，只顧低著頭，想這二位校尉死得真苦，又不能把兩人的屍骨盜著出去，繞著太湖石、竹塘等處，也不知走在什麼所在來了。側耳一聽，有木魚的聲音，心中納悶，這裡是住戶人家，怎麼有出家人在這打木魚兒呢？心中又一動，東方亮已曾說過，不許我往東北去，說有個廟不許進去，若要進廟的時節，要砍折我的雙腿，這裡必有蹊蹺之事。看了看方向，自己就是奔的東北，細細看來，前邊是一段紅牆，越走越近，就聽見細聲細氣在裡邊唸經。看了看是東西一段長牆，往北一拐，就看見那個廟，是一個清水磚門樓，兩扇紅門，貼著黃紙對。上聯是「暮鼓晨鐘驚醒世間名利客」，下聯是「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中人」。橫匾是「法門不二」。隔著門縫望裡一看，院內有燈光，有人在那裡說話，俱是細聲細氣婦女聲音。小爺心中納悶，既是個廟，怎麼又有婦女聲音？撒身下來，往北一拐，縱上牆去，就見裡面有兩個姑娘，一個丫頭，點著兩個氣死風燈，還有兩個羊角燈。這兩個姑娘，全是□七、八歲，短打扮，一個是紅襖綠褲，大紅弓鞋，鵝黃汗巾，翠藍絹帕包頭；一個是玫瑰紫小襖，青縐絹中衣，大紅緞子弓鞋，西湖色汗巾，鵝黃絹帕包頭，這二人俱是滿臉脂粉。見地下去著一把刀，兩口寶劍。見那個姑娘手中提著一柄飛抓，那抓頭是鋼鐵打就，類如一隻手相仿，也是五指，一個手掌，安著骨節，全是活銀釘扣兒。手背上一個菊花環子，後面掛定綠色絨繩。若論這二位姑娘品貌，□分俊美，舉止端正，並無半點輕狂之態，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。那胖的央那瘦的要學雙寶劍，那瘦的說：「姐姐算了罷，別冤我了。你那劍法比我高明。」那胖的說：「我只會單劍，不會雙劍，你要不教給我雙劍，我就不教飛抓啦。」那瘦的說：「你教給我罷，你要不會雙劍，我就教你，我會七手劍，還有一個進步連環絕命劍，除此之外，我可不會。你先教我飛抓，等下半日，我把飛抓學會了，打的出去有了準頭，我自己練去。我已然練了兩天，打出去那抓，總不能著手，如何行得了？」那個姑娘一笑說：「你瞧著我，用中指扣住菊花環子，往外一打，總得用力。你把手一張，自來這個鐵手也是張著的，打在人的身上往回一帶絨繩，自來那只鐵手往回一抽，那五個指尖往回一扣，就把人的皮肉抓住，要學會也不難。」那胖姑娘右手托住飛抓將要打，忽見後邊跑來一個婆子，打著一個燈籠說：「二位小姐，後面練去罷。老太太把功課用完了，教我請你們來了。」姑娘說：「你先去吧，我們隨後就到。」正在說話之間，那胖姑娘忽然往地下一看，哼了一聲，一回手，把飛抓往外一抖，正抓在天彪肩頭，往下一帶，天彪躲閃不及，就聽見撲咚一聲，從牆頭上跌下去了。叫丫鬢過來捆上，這丫鬢也真有些力氣，就把自己汗巾解下來，將小爺四馬倒攢蹄捆好。姑娘說：「你們在這裡聽信，老太太若是叫殺，你們把他就殺了。」說罷，兩個姑娘全奔後頭去了，教婆子給打著燈籠，跟著婆子走了。小爺羞得面紅過耳，暗暗想道這個丫頭好快手。翻眼瞧著這個丫頭說：「丫鬢你快把我解開，你不願意活著了，把少爺捆上，該當何罪！」丫鬢哧的一笑，說：「你是誰家的少爺？」小爺說：「你們的少爺。」丫鬢說：「此時任憑你說是誰家的少爺也不管，你絕活不到一刻了，我們老太太把你們前頭人恨透了。深更半夜，爬著牆頭瞧看，你還有好心哪？就是大員外的至友也是拿住就宰。」小爺聽了這套話，心中一想。這老太太準是東方亮的妻室，這兩個姑娘準是他女兒。前番我要給我義母磕頭，他賭氣說死了，不用提那賤婢，別是他們夫妻不對，也許有之，待我問問這個丫鬢。又叫：「丫鬢，方才你們說這老太太，可是老安人不是？」丫頭說：「你不要明知故問，不是老安人是誰？」小爺又問：「二位姑娘是老太太親生之女不是？」丫頭回答：「不是，一個是姪女兒，一個是乾女兒。」

原來東方亮他夫妻倆並不對，這安人娘家姓梁，她本是知府的女兒，因梁老爺故去之後，夫人上了媒人的當，提說東方保赤家裡是多大財主，住的是城牆，就把女兒給了東方亮。過門之後，夫妻就不對，後來慢慢的就知道了他們根底，苦苦勸解，東方亮執意不聽，後來夫妻連話都不說了。梁氏尋了三回拙志未死，奔在這個廟中，與東方亮說明，只要有三寸氣在，誰不見誰。這個廟是劉村那個尼姑庵，如今圈在院裡了。這梁氏就在廟中苦修吃長齋，終日唸經，只求得東方亮哪時改惡從善，夫妻還是見面。就帶著兩個婆子，兩個丫鬢，一個叫秋菊，一個叫臘梅，皆因是東方亮的兄弟東方明，有個女兒叫東方姣，也是苦勸他父親改惡從善，東方明不肯，把女兒就送到團城子來了。姑娘一見伯父與三叔比他父親作惡尤甚，自己無奈，投奔清淨庵，見了她伯母，娘兒兩個對哭了一陣，也就在這清淨庵立志修行。後來東方姣給梁氏磕頭，不叫她伯母，就叫她娘親了。那兩個丫頭，老太太最喜愛秋菊，也認為義女兒。論說秋菊比東方姣大一歲，今年□九，可管著東方姣叫姐姐，後來老太太給她起個名字，叫東方豔。這東方姣是在家中有一個使喚婆子教她練的武藝，這婆子是個女賊，會使飛抓，這東方豔跟著金仙、玉仙，一同練出來的功夫，她由□一歲就練起，也會使鏈子錘。這姊妹兩個，除了針線之外就是玩拳踢腿。可巧這日晚，東方豔要與東方姣學抓，東方姣一看地下有個人影，一抖飛抓，將天彪抓將下來。叫丫鬢把他捆上。

丫頭一問天彪來歷，小爺就把自己的事也就說了一遍，怎麼給大員外磕頭，怎麼認的義父，怎麼叫門沒叫開，教姑娘抓下來了。丫鬢說：「你這話可是當真哪？」天彪說：「焉能與你撒謊？」丫鬢說：「就在此聽信罷。」就見婆子打後頭來了，說：「臘梅，姑娘說這件事不用告訴老太太，把他殺了罷。」丫鬢說：「這個殺不得，他是少爺。」就把天彪的話說了一遍，婆子說：「既然是少爺，這可不能不回稟老太太了。你在這裡看著，我去回話。」丫鬢說：「使得。」去不多時，復又回來，說：「臘梅，老太太要見他。」丫鬢問：「解綁不解綁？」婆子說：「姑娘叫捆的誰敢與他解開！」仍綁著二臂，婆子引路，直奔後面。

天彪進去，見屋中幽雅沉靜，當中榎木羅圈椅，坐著一個年老的婦人，倒是慈眉善目，上垂首並肩坐著那二位姑娘，全都換了長大衣服，珠翠滿頭，環佩叮嚀。天彪雙膝點地，衝上一跪，說：「娘親在上，孩兒與娘親叩頭來遲，望乞恕罪。」梁氏道：「素不相識，因何將老身喚為娘親？」天彪說：「我跟著我天倫，本打算在這裡傭工，不料大太爺一見孩兒，□分歡喜，認孩兒為義子，與我義父磕頭之後，我就打聽義母，我義父不叫孩兒前來給義母叩頭。孩兒一想義父多大，義母多大，我這才背著我天倫，前來與你老人家叩頭。不料到此間，雙門緊閉，我打算跳過牆來，可巧見了姑娘把孩兒拿住。如今見著了娘親，只要見著你老人家一面，雖死瞑目！」梁氏往下一看，本來天彪生得俊秀，齒白唇紅，早就有幾分歡喜，遂說道：「我兒小小年紀，竟有這一點誠心。」叫婆子與小爺鬆綁。小爺復又拜了四拜。老太太說：「見過你兩個姐姐。」姑娘給道了一個萬福，小爺打恭還禮。老太太指著說：「這是我姪女。這是我乾女兒，一個叫豔，一個叫姣。」吩咐看座位，小爺坐下。又問：「你姓什麼，叫什麼名字？」天彪說：「孩兒姓龍，名叫天彪。」老太太說：「我兒你今見過老身了，是你一點誠心，從此後，我這養性堂，不准你常來。」小爺聽說養性堂，抬頭一看，有塊橫匾，是養性堂三字。老太太說：「我兒不可久待，快些上前邊去罷。只有一件，我告訴你的言語，牢牢緊記，倘或不遵，再要到我這清淨庵裡來，可要砍折你的雙腿。」天彪答應一聲，轉頭就走。將至門外，就聽得梁氏說：「可惜這個小孩兒，禍到臨頭，難免頂上餐刀。」婆子送出門外，迎面來了一人，把小爺嚇了一跳。要問是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